

防疫“名画”折射文化自信

玉渊杂谭

胡一峰



原作为《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雅克·路易·大卫 1801年,布面油画,261cm x 221cm 图片来源:乌克兰文化与信息政策部网站

最近,乌克兰政府推出了一组防疫海报,把戴口罩、用手套、消毒液,保持社交距离、用信用卡等内容用电脑技术合成到了一批世界名画之中。于是,我们看到,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中上帝伸向亚当的手里多了一瓶消毒液,《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里的拿破仑戴上了口罩、背起了包裹,俨然一个外卖骑手……这些让人看后略加思索便会心一笑的画面,很快在网上刷屏,收获点赞。

所谓传播力决定影响力,不得不说,乌克兰用名画给防疫宣传“带货”,这波操作确实了得。这些人们熟悉的名画经过“陌生化”处理后,原有的内容被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效果,带给人深刻印象,也达到了传播效果。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可能是这组设计中最著名也是人们最熟悉的一幅。原画上本有十三人,耶稣和他的门徒最后一次共进晚餐。“改装”之后,门徒们消失了,长桌子前的耶稣成了“孤家寡人”,而这幅独坐用餐,形影相吊的画面,配上“待在家里和保持社交距离是阻止病毒传播的最有效方法”的宣传语,真是绝了。另一张海报《使用手套》改编自意大利画家乔瓦尼·巴蒂斯塔·萨尔维的《祈祷的圣母》。祈祷、圣母、双手合十等元素和防疫的主题本就具有一定的契合度,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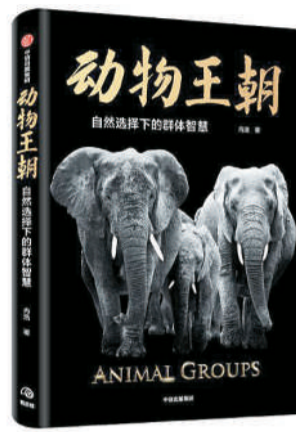
者和《别来我家帖》。这些都和乌克兰的名画防疫海报有异曲同工之妙。防疫“名画”带给人的启发是多层面的。图像诉诸整体识别和直观感受,其传播力强于文字。通过图像,抽象的观念变得具体而形象,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理解。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化氛围中,网络生活的丰富经验正在改变人们的认知习惯,让人更喜欢接受视觉刺激,在阅读中获取信息。不过,图像传播也对“图像”提出了一定要求。那些缺乏文化内涵、没有冲击力和感染力的图像,无法取得好的传播效果,简陋、粗俗的图像,更会让人大倒胃口,甚至对其承载的内容产生抵触心理。前段时间网上出现过一些抗疫题材的美术作品,粗制滥造,遭到很多批评,就是典型的例子。深层次地看,不论是乌克兰的防疫“名画”,还是我国网民脑洞大开的“书法”,看似开了经典或传统的玩笑,有些不够“恭敬”,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开放、自信的文化心态。事实上,任何有生命力的传统都是活泼的、包容的,愿意接受改变的,永恒的经典更可以在反复阐释中获得新解的文本。真正的经典和传统,乐意卸下刻板的假面,欢乐地与生活相处,就像内心强大、胸怀坦荡的人,会时不时幽自己一默。

奇妙的“动物社会”

——读冉浩《动物王朝》

字里行间

林 颐



作者:冉浩 出版年:2020-2-20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说到“社会”,我们惯于把它当作人类的生产、消费、娱乐、交际等及其构成的范畴,很少意识到动物或其他生物的社会行为也属于社会范畴,或者,我们总是惯于把后者视为较低级的本能行为而忽视了“自然选择下的群体智慧”的意义。

动物学家、作家冉浩所撰写的《动物王朝》,向公众介绍了各种动物的日常生活、天性、行为及其栖居的环境、进化的过程等,所涉及的动物种类十分丰富,飞禽走兽,昆虫鱼虾,随口道来皆是故事,落地的语言有趣生动,图片的效果也很不错,堪称科普佳作。作为社会生物学研究专业学者,冉浩的写作正是聚焦于动物界的社会性行为,展示奇妙的“动物社会”。

数以百万计的沙丁鱼风暴,仿佛一面巨大的银色反光镜,能够把捕食者弄得头晕眼花;当繁殖季节来临,蛙类鼓噪,雄黑松鸡开始了才艺展示,共同经历哺育期;蛙鱼们逆流洄游,艰辛地回到产卵地,候鸟们飞越千山万水,长距离迁徙与归返;以羊群为基础,羚羊们会形成一些关联的暂时性聚集的混合群;象的社会

可塑性非常强,一旦等级排位确定下来,象群就会遵守较稳固的秩序结构;猎豹、鬣狗、狼群、凤梨蟹、巢鼠、座头鲸、蜜蜂……为共同利益构成的联盟,保证了种群的存在与繁衍。这些动物的生存表现证明了群体智慧在自然选择方面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那些有效的群体防御策略,被印刻在它们的本能中,表现为智慧而高效的有序性。这样的组织形式被称为自组织。当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就会清楚地理解动物的这些本能有多么高级,这是塑造大自然的驱动力要素,构成了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的基本规则。有些动物的社会性行为类似于人类,比如,黑尾草原犬鼠彼此深情接吻,还像猴子一样给同伴梳毛,在特定环境下共同生活,长久维持的、相依为命的情感和行为,并非人类独有,社会是一个很大的集合。在冉浩的作品里,隐约可见爱德华·威尔逊的身影。威尔逊的专业领域之一是蚂蚁行为研究,有多部蚂蚁论著,并是“社会生物学”学科的开创者,可是,威尔逊的一些激进主张也致这门学科遭受各方非议。冉浩提醒我们必须注意,完全将人类的情感和理念带入对动物的行为理解是极度危险的,那会干扰我们的认知。要把动物的智慧、动物的情感、动物的想法和人的智慧、人的情感、人的想法区别开来,动物可能有文化,但也不是人的文化。事实上,这就是威尔逊曾经掉进去的思维陷阱。同时,冉浩也强调,不要以人类的好恶去判断物种的价值,比如,我们眼里的某些害虫、猛兽,对于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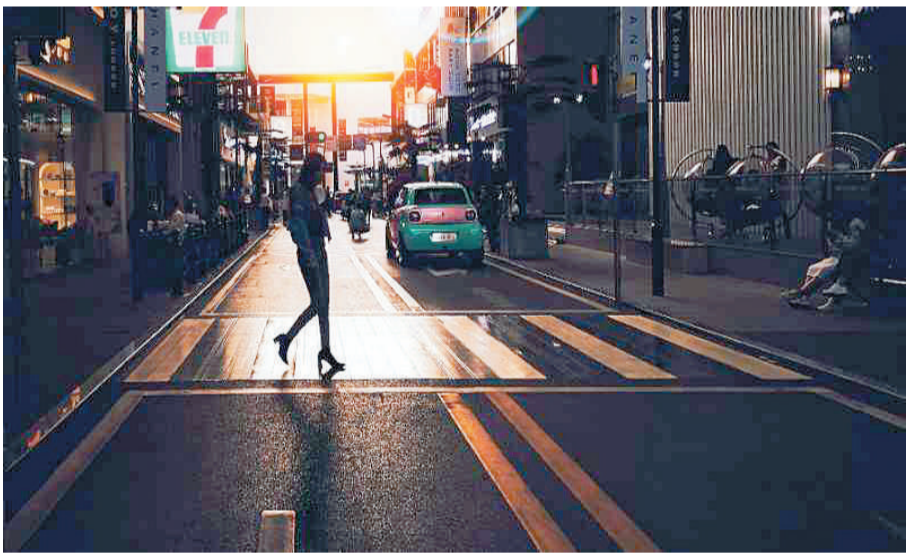
社会生物学的要旨,是研究社会演变的驱动力,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应当维护地球上的生命多样性。冉浩的本职工作是广西师范大学珍稀濒危动植物生态与环境保护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基因组学课题组组长,所以,冉浩的科普导师所陨落于此。全球日益关心这个重要命题。2019年9月公布的2020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题命名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倡导把生态文明的愿景植根于传统又有新的生态创新,以激发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紧迫而漫长……

摄手作

(栏目图片由手机拍摄)

行色

步履不停,晨昏相织……



飞素摄

桐树如盖 桐花灼灼

植物笔记

任崇喜

这个季节,桐花灼灼。“苍雨雨细风斜。小楼燕子谁家。只道春寒都尽,一分犹在桐花。”首先出来的是花蕾。一簇簇白色微紫的花影映交错,白色的瓣朝外张开,喇叭样的花蕾拥挤着,在风的鼓动下,在阳光的照顾下,将整个树挤满、遮密。一树树桐花虽然不耀眼,却有一种无言的气势。逼进你的视觉范围。桐普通而高贵。“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蓬蓬萋萋,雍雍喑喑。”这是何等优美和谐的场景。前秦国君若坚,在都城种下梧桐几十万棵,不知是否为求凤之鸣。“宁知鸾凤意,远托椅桐前”,民间庭院堂前植桐,应和的是“植下梧桐树,招来金凤凰”的俗语。桐树枝疏叶大,树冠开张,叶片被毛,分泌黏性物质,能吸附大量烟尘及有毒气体,是绿化及营造防护林的优良树种。在诞生焦裕禄精神的兰考县,种植有大量的泡桐。这方土地厚重,沙土地长出的泡桐,具有不易变形、脱脂后透音性好的优点,被

誉为“会呼吸的木材”。梧桐生命力旺盛,不论简陋的庭院,还是开阔的田野,一块根就能发芽。桐树生长快,两三年,有成人手臂粗细。贾思勰用八个字来形容梧桐树美:华净妍雅,极为可爱。梧桐是喜欢阳光,喜欢温暖而潮湿的泥土。梧桐四五月发叶,叶片阔大,若成人手掌。北方树木,鲜有叶大超过梧桐叶的。古人吟诗填词,用及梧桐,不是梧桐雨就是梧桐叶。不知怎的,这样诗意的树与雨的结合,竟然有些凄然。雨敲梧桐,流淌的似乎都是愁绪。“金井梧桐秋叶黄,珠帘不卷夜来霜”“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高楼目尽欲黄昏,梧桐叶上萧萧雨”“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春悲秋愁,梧桐最能解人意。最美的梧桐雨,还是周紫芝那句“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词句由温庭筠的“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转来。雨落梧桐叶,在宽大的叶片聚集,雨止,点点凝露的雨滴,仍从梧桐叶下滴出清凉雨意,真个是“如今风雨西楼夜,不听清歌也泪垂”。雨夜梧桐,容易让人想起南方的芭蕉。

这样的感觉,多属文人骚客。桐花,更让人感觉生命的热烈与欢快。春天,桐花满树,淡紫色的花团簇簇。梧桐叶大,花亦大,喇叭形,花柄处稍弯,像喇叭被人踩了一脚。花瓣厚,粉红带紫。“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是唐代诗人元稹的朦胧。这花儿开得繁盛且清淡,朵大而简单。难怪,梧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有恬淡的气息。“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桐花万里路,连朝语不息”,期盼的是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时,还能看见几只雀儿立在枝头,人来而不惊,唧唧喳喳,呼朋引伴,啾啾鸟鸣,仿佛在诉说着阳光里的欣喜。据说桐花可以吃,我没有试过。有人介绍,去掉里面的花蕊,洗净后用开水焯一下,下面条里,味道像蘑菇,还有点腊肉味。桐花也可以蒸着吃,将洗净的桐花和面粉拌在一起蒸,蒸熟后滴几滴香油,浇上些许蒜汁,既当菜又当饭。据说,泡桐花也是一味中药,可以治疗年轻人脸上易长的“青春痘”。

音颇有趣,尤其是下雨的清晨。“啪啪啪……”细细碎碎,有清纯之韵。“雨余烟暝暖香浮,暗影斜阳驻。丹凤总巢阿阁去,紫花空映楚愁。堪怜翠盖奇于画,更惜芳庭冷似秋。长日春春看落尽,野禽闲语碧悠悠。”这是诗人崔嵬的骚情,孩子们仅有的惬意。花落,下雨,孩子们总会欣然地跳入雨中,这些飘落的花朵成了他们的玩具,在花落未衰之前,用力在喇叭口一踩,花的内部受力膨胀爆破,就会发出“啪啪”的响声。他们收集梧桐花是做“佛珠”,把花骨朵去掉,只留如小钟般的末端,取一根细细的丝线,一个个地串起来,之后挂在脖子上,盘腿席地而坐,一个个摆弄个来回。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桐树先花后叶,有“花如后发始年丰”的诗句。梧桐花落,桐树叶子上长起来。夏天,在梧桐树的阴影下,聚集了休憩的人们,在梧桐树的叶子下谈古论今。风吹梧桐,阳光穿过,留下一地斑驳。在它亭亭如盖的树荫庇护下,孩子们不厌其烦地玩游戏。纳凉的夜晚,席地而坐,听大人讲那些充满神秘的故事,就看见那叶在月光下婆娑……

模糊集之父扎德

科学史话

武夷山



作者供图

模糊集之父拉特·扎德(Lotfi Zadeh) 1921年2月生于现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他父亲具有伊朗和阿塞拜疆血统,他母亲具有俄罗斯和犹太血统。他在巴库长到10岁,然后他全家迁居伊朗。他在德黑兰一所美国长老会开办的学校就读,成绩优秀,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了美国教师。1942年,他从伊朗德黑兰大学毕业,获得电气工程学士学位。1944年他来到美国,于194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电气工程硕士学位,毕业后去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电气工程专业的讲师。1949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该校继续任教10年。1957年,他在这里晋升为教授。1959年他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气工程系,1963年成为系主任。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退休。1965年,他发表了题为“模糊集”的开创性论文。模糊集和模糊逻辑的理念影响到了全世界的学人。据微软学术,他在模糊集方面的相关论文已被引用了将近3.38万次。模糊理论在很多领域都获得了实际应用:吸尘器、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产品,地铁系统,决策支持系统等。而且,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领域都受到了模糊逻辑思想的影响。由于扎德的学术贡献,他当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和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扎德是1994年成立的国际欧亚科学院的5位创始院士之一,该组织的总部就设在巴库。2015年11月,国际欧亚科学院派了几位代表去扎德家,向他颁授“欧亚传奇奖”。他们几人在打算给扎德录像的大房间里看到这样的景象,房间的一头算是储藏室,像是过了气的实验室,堆放着一些“文物”:一台布满灰尘的淘汰了的微型计算机,上面还粘着写了大字的报事贴;一排排的文件柜;一盒盒的纸。房间的另一头算是客厅,但是客厅里也有扎德追求知识留下的痕迹:所有家具上都有一堆堆的书。来访者把沙

发上的书挪开,才有坐下的位置。客厅里的钢琴上也堆着很多书,说明这架钢琴已经很久没人弹了。客厅侧的角落里还有一个金属文件柜。您瞧,房间的功能分区都无从做黑白分明,可见模糊逻辑的思想是多么深刻,多么具有普遍意义。2007年7月间,扎德曾到我国中山大学访问。沙鞠老师问扎德:“什么契机使您对模糊逻辑与现代工业技术的结合发生了兴趣,能用您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么?”扎德回答说:“我有工程背景,对数学非常感兴趣。我们一般认为数学应当是精确的,很难和模糊概念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特别是人的问题,更多使用的是模糊思维。我觉得需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把数学和生活联系起来,就去找一些数学家聊聊。结果他们都不感兴趣,我只好自己来研究。这个研究从1964年开始,1965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模糊集》。就这么开始了。”笔者猜测,扎德能够提出模糊逻辑的思想,与其多元文化背景必有关系。扎德教授在中山大学访问时提到,“目前世界上模糊控制应用方面,日本第一,韩国第二。在英语中,“模糊”这个词是有些贬义的,所以在一些英语国家不受欢迎。”“中国有许多优秀的研究模糊数学的数学家,世界上第一本《模糊数学》杂志就诞生在中国。”这正说明,东方国家的思维方式与模糊逻辑比较契合,所以东方人较容易领会到这个宝贝的价值。比如,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环境学院的王立新教授曾经是扎德教授指导的博士后,他在模糊逻辑的理论与应用方面卓有建树。2017年9月6日,扎德去世,享年96岁。他生前给儿子留下遗嘱,要将遗体安葬在故乡巴库。从某种意义上说,扎德的一生也是符合模糊概念的。你说他到底算哪国的人?受哪种文化的影响最大?他身上混合有四种血统,拥有美国国籍,却执意要安葬在巴库,叶落归根。